



凡塵曉遇

專欄

筆墨存知己

□李曉

去年，我所在城市还是秋深季节，那座北方的都市，已经是雪花飘飘了。他在朋友圈里，发出那座都市里一个诗人的诗作：“大雪洁白/它无声地飘落/不是清算和追究/它以自己的方式/请求安静……”这个女诗人的诗作，我尤其喜欢，在这尘埃厚重爱恨交织的人间，无论天涯海角，总有很多幽微情感引发着共鸣。

在当天下午的朋友圈里，他还发出了在雪天街头的照片，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模样：面容清癯，目光深沉，两鬓飞雪。他的模样，有着传统文人的老派之风。我在他的微信圈里点赞，他给我发来一组图片，说这是报社伙食团当天的午餐：猪肉炖粉条、土豆炖茄子、黑椒牛排、尖椒干豆腐、土豆酱菜、白米饭。我感叹，好丰盛啊。他回复，这是退休以前最后一顿午餐了。

这家北方都市的报纸，是我文字栖息的幸运小岛。20多年来，我在他主编的副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起初，我是自然投稿，后来他把我纳入了重点作者。回头再看那些当初发表的文字，稚嫩，别扭，矫情。他在邮箱里对我回复，说从众多作者中发现我有特别的文风，那种文风是他个人较为喜欢的。我给这家报纸副刊持续投稿，我在心里有一些依赖了。一个写作者源源不绝的动力，或许来源于黑暗中的倾诉欲望，也来自于冥想中读者的期冀。后来有了微信，他添加了我，他常常把报纸副刊版面发到朋友圈，我雷打不动地给他点赞。有天他问我，这些版面上的文章，你都看了吗？如果没看，就不要轻易点赞。我敏感到，他是示意我与他的关系，不要刻意套近。后来，我的点赞，就不是那么随意与敷衍了。偶尔，我还同他交流一下对报纸副刊的看法。

有几次，我对他表达网络时代报纸副刊的重要性。他说：“作为一个副刊人要做，就是把这些文章烹制成精美点心奉献给有缘的读者，或许它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重要，但每一篇文章，我们当编辑的，都是用心的。”

而今，我与这个老编辑的来往，依然局限在微信里。他发的朋友圈，大多是云游四方或含饴弄孙的场景，我给他点赞，或者三言两语交流一些感受。他退休以后，我与这家报纸的联系，也愈发少了。文字这个精灵，总是在万水千山的飞越中栖息到与它有缘的枝头。

1987年，我在一个小镇开始写作，最初的一篇散文，也是发表在北方一家文学杂志上，这家杂志的编辑部，在茫茫大兴安岭掩映中的中国最北端的加格达奇小城。我当初写作的动机，一是内心如积雨云涌动着雨水，二是想通过文字在弱肉强食的丛林里得以立足。30多年来，我怀着感恩，无数次在心里浮现那些编辑部里的灯光，在城市的灯海里，那是照亮我内心角落的一盏盏暖灯。

30多年了，我依然是文学百花园里一只寂寞无名飞不高的小鸟。在文字浩瀚的海洋里，这些发表我文字的报刊，或许很快就要成为纸浆。去年冬天

的一天，我到老城一家理发店理发，70多岁的王大爷正在给老街满月的婴儿免费理胎发，就在那张油迹斑斑的凳子上，我发现了一张刊登有我的文章的旧报纸。心疼之中，我把那报纸轻轻放入怀中，我不想它在薄凉季节不知最终流落到何处，就让它在我的书房和那些藏书温暖地多相拥一阵子吧！

这些年来，我与一些报刊的编辑心心念念地交往着，其实大多是在纸上进行，一张纸里，有凝望，也有情义，它轻盈地托举着文字中的灵魂在宿命般地曼舞。作者与编辑之间，其实不用过多私人交情的干预，作者把文字交给编辑，其实已是一种郑重的托付。持续不断发表我文章的一家家乡报纸的副刊编辑，20多年来只见过两三次面，见了面，也就简短几句话，要说的话，都在文字里了，人生的留白，不要塞满了。

一个副刊编辑，他用文字抒怀作为一个副刊人与作者交往的情怀与职业体会：“我沉醉于那种半梦半醒、半甜半酸、半深半浅、半进半退的两情相悦，形而上的寄望注定胜过形而下的期许。海阔天空，那是辽阔的阔，那是虚空的空。感谢岗位，一名女作者，成名了，名气大得不得了，场面上依旧叫我老师；一名男作者，成名了，名声响得不得了，见面时依旧叫我老师。从我这个老师身边走出去的作者，以千计，以万计，隐现于生活的各个角落，乐仁者之山乐智者之水，忽然一个身影、一个笑脸、一个问候、一个祝福，如风如花如雪如月，滋养着我的生命，多么不肯老去！”

还有南方一座海滨之城，这家报纸连续6年给我开设个人专栏，编辑与我，至今只通过一次电话，她也不发朋友圈，我连给她点赞的机会也没有。但我在墙上悬挂的地图上，曾经用指头摩挲过那座城市的名字，在梦里听见那座城市海边传来的潮声轰鸣。

我与编辑们的交往，在文字中汇成了生命浩渺江湖的一部分，他们的面容，也成为我想念的一部分。也让我相信，笔墨存知己，山河有故人。

(作者单位：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

童年的甜苞秆

□姚明祥

只有高山大盖上，才有极少数晚熟的苞谷，一块地里偶尔有几棵。由于生长发育迟缓，到了该收割的季节，没有一道成熟，结的苞谷，壳是青的，须是红的。她们身着绿衣，山风中长袖舞舞，仍显青春活力，仍含丰富乳汁，汁水甜美。这便是我们小时候最爱吃的甜苞秆。

每到秋收打苞谷时，生产队的男社员负责挑着竹篓子往山下担运，女社员则背着竹背篋在地里并排着集中掰摘。在一片干枯发黄的苞林里，看见一棵青青的苞秆，母亲的眼光就发直发亮。“喀嚓”“喀嚓”一路快快掰着苞谷走过去，“嘎吱”“嘎吱”下齐根部、上至苞处掰断；几下剔掉绿叶，剥去节间枯壳，将光刷刷的一段裸秆，反手插进背篋里。一坡掰完，总会积下好几根这样的青秆，用长匹绿芭叶或是细细青藤一束捆扎，带回家供我们享用。

然而，母亲等一批女社员要到收工时才能下山，所以我们要盼到天黑时才能吃上甜苞秆。而那些男社员的小伙伴，一天到晚都有撕啃不完的甜苞秆，嘴角划破了血都还在“喀嚓”地嚼。我们是多想撕甜苞秆呀，眼巴巴地望着他们。他们嚼剩的残秆，丢在地上爬满蚂蚁。我们捡起来继续嚼，仍能嚼出甜味来。有时他们嚼得很干净，那么，我们只能站在一边吞口水。这时我们就恨爸爸在县城当什么工人，怎么不来生产队当男农民。当男农民每天往返山顶担几趟苞谷，每趟都能带回甜苞秆让自己的细娃不断地撕嚼，不停地尝甜，那该多好呀！

放了活路，母亲到家，再累再忙，也要先将背篋里那一小捆鲜绿的青皮苞秆取出来，用嘴撕掉外面如篾片般厚硬的青皮，撮下甜汁盈盈的苞秆核，塞进早已候在一旁翘首以待的小弟嘴里：“快嚼！苞秆渣渣莫吞，要吐掉哟！”小弟来不及点头，只顾张开小嘴蠕动。甜甜的汁液，溢出嘴角，流下腮颊，滴在胸前，浸进衣里。小弟用手揩抹，很是黏指，就把手指头也放进嘴里吮舔一下。

碰上我们撕不过节的铁苞秆，母亲就用镰刀在门坎上“啪”砍断，剁成一段一段的，堆码在簸箕里，方便我们随时啃嚼。

母亲那时砍回的甜苞秆，是我们百吃不厌的甘蔗梗，甜润了我们整个童年。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母亲的手工布鞋

□新华

每到一年中最冷的季节，总会想起母亲做的布鞋。

母亲做布鞋的年代，是农村物资匮乏的年代。母亲并不是一个心灵手巧的女人，她不会做针线，与左邻右舍的那些家庭主妇和大姑娘们比起来有些笨，还有就是慢。父亲开她玩笑，“你做事太慢了！”她振振有词：“不怕慢，只怕站！”尽管如此，她每年都还是要为家人各做一双布鞋的。

当春暖花开，新布鞋变成了烂布鞋的时候，母亲就开始了做布鞋的程序——收集布片，从那些做衣服时剩余的布头中选择较宽的，把不再穿的衣服进行拆解利用。

碎布片收集得差不多了，母亲就一边搅动糨糊，一边对我说：“大娃儿，快去捡笋壳。”于是我蹦蹦跳跳跑去竹林，把那种又大又伸展得开的笋壳捡了十几张回来。

妈妈用洗衣的毛刷，轻轻地慢慢地将笋壳背面的毛灰刷去，然后叫我们光脚踩在笋壳上面，用铅笔画下脚形，取下鞋样。

接下来就是打布壳，用调好的糨糊粘贴布板，找块木板或将木门取下来，然后用糨糊一层层把布片均匀镶贴上去。粘贴好的布片晒干后，从木板上揭下来，就成了一块块的布板。然后就是搓麻绳。

接下来就正式进入鞋底制作了。比照笋壳取下的鞋样，将布壳、白布片子剪成笋壳的样子。然后将白布、布壳，有时也将笋壳等多层叠加起来，压实包边，制成鞋底的雏形。特别麻烦的其实就是纳鞋底，鞋底很厚，要用锥子、顶针，做起来速度很慢很慢。相对于鞋底，帮子做起来要轻松得多。鞋帮的帮面子，当然得用好布，那时多用青、蓝二色。里子一般也用好的白布，夹层就是定型的布壳。最后上鞋，就是将帮子用麻绳缝在鞋底上。

做布鞋说起来简单吧，但对不擅针线的母亲来说却非常不易。那时农村很穷，缺少少穿，一年中的大多数时间是没鞋子穿的。最冷的时候，布鞋做出来之前，我们穿的是胶鞋。只是这种胶鞋不耐穿，鞋底磨破了，就用烧红的火钳给它烙一烙，继续穿。鞋底总还是渗水，就在里面塞上千谷草。俗话说，凉从脚起，那时仿佛整个冬天，人都处于鼻腔口塞、邈里邈遏的感冒状态。于是向往温暖，于是对母亲做的那个布鞋盼呀盼呀……

终于在元旦过后，或是农历腊月，盼来了母亲做的新布鞋。从此，无论屋里屋外，天晴下雨，除了晚上睡觉，新布鞋就再也没有离脚。

到了春暖花开的时候，新布鞋又变成了烂布鞋。不过没关系，穿上母亲做的布鞋，已经熬过了一年中最冷的日子！

(作者单位：重庆市合川区政协)



日历被简单快捷地撕去

(外二首)

□马道子

明月大桥，雾气苍茫
车辆和行人，依旧匆忙
顺着笔直的高路桥，我看见了
天空的亮光
慢慢地扩大，成为一个明亮的洞
将纠缠不休的雾气吞噬，太阳出来了

还给我们高楼、树木
菜市场和小食店
小日子，从来不曝光和抛光
朴素的原色，打心底的爱
“老板，来碗稀饭和两个馒头！”
我们的日历，被简单快捷地撕去

散发着光，痴迷且珍贵
消隐又回来，艰苦卓绝

秋天赋

到景区的石梯，坡度很陡
而此刻，我也觉得不是那么陡了
沿着银杏叶铺满的石梯
一步步往上爬
那些叶子金黄，发出喳喳的声音
好像自己的过往，奋争、血性与
歉疚

“秋天宁静，万物里都有神”
我踏着秋声，和自己的脚印
步入景区，纯蓝的天空放牧着云
我追赶着清脆的鸟鸣，鸟的翅膀
射向了天空
满山的巴茅花挥动灵巧之手
弹奏着人间的神曲

纸上雪

风剔除头发和眉毛，飞成了雪
覆盖大地，苍生和万物
纸样的大地，雪白辽阔
有深深浅浅的印痕，在咳嗽、喘息
我感受到了，熟悉的气味
飘来飘去，透过锋利的风

纸上雪很薄，依旧是山河
沿着纸上的楼梯，我颤颤悠悠地
看干净的人间，和雪地上的烟火气
民歌和剪纸，飞进了窗棂
纸钱和慈悲，飞向了墓地和菩萨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重阳

□余蓝

到了夜里
我总是想哭
哭在天堂里的父母
哭走散了的亲人
哭丢失的记忆
哭不再的爱情
哭秋风告别迎送的码头
哭榕树矮矮的影子
哭曾经鸣叫的青春
(作者系重庆市石柱县作协会员)

